

Bel-Ami

[法国]莫泊桑 著 陈祚敏 译

漂亮朋友



MAUPASSANT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Bel-Ami

[法国]莫泊桑 著 陈祚敏 译

漂亮朋友



MAUPASSANT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亮朋友 / (法) 莫泊桑(Maupassant, G.) 著; 陈祚敏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9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Bel-Ami
ISBN 7-80567-388-8

I. 漂… II. ①莫… ②陈…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282 号

书 名 漂亮朋友
作 者 [法国]莫泊桑
译 者 陈祚敏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Librairie Ollendorff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
版 次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5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388-8/I·195
定 价 (普及本)10.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郑克鲁

莫泊桑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短篇小说大师，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往往因此而被湮没。其实，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颇有建树：他继承了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心理描写上又开拓出新路。《漂亮朋友》就是前者的一部代表性作品。莫泊桑从事长篇创作是在写作短篇小说之后，其时他并不满足于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随着他声誉鹊起，他经常涉足上流社会，开阔了眼界，便想到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反映社会现实。如果说，他的第一部长篇《一生》仍然局限在个人生活这个较狭窄的范围内，那么，他在一八八五年发表的第二部长篇《漂亮朋友》就把目光投向新闻界和政界，具有丰富得多的内容，堪称一部揭露深刻、讽刺犀利和社会小说。

首先，《漂亮朋友》暴露了当时新闻界的黑幕。报纸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各个阶级和党派斗争的工具和喉舌。巴尔扎克在半个世纪以前写出的《幻灭》，已经揭露过报纸在制造社会舆论上的巨大作用。莫泊桑的揭露大大发展了一步。在《漂亮朋友》中，报纸是操纵在财阀和政客手中的工具，《法兰西生活报》的后台老板是一批众议员，被称为“瓦尔特帮”。瓦尔特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南方犹太富商，身为众议院议员，他在议院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他是金融家，善于利用政治进行投机。他深谙报纸的作用，创办了《法兰西生活报》。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报纸是半官方性质的。他巧妙地让这份报纸容纳各种思想，让包括天主教的、自由主义的、共和派的、奥尔良派的思想同时并存。并非他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他创办这份报纸，是为了支持他的投机事业和他的各种企业。由于他手段高明，消息灵通，使《法兰西生活报》身价大增，巴黎和外省的所有报纸都对它刮目相看，从它那里寻找消息，引用它的文章，它最后成了内阁的喉舌。小说生动地描写了瓦尔特帮如何利用这份报纸操纵政局：为了让他们当中的重要成员拉罗舍—马蒂厄上台，瓦尔特利用报纸制造舆论，实现了倒阁阴谋，拉罗

舍一马蒂厄终于当上了外交部长。这个人物是典型的政客，他既没有胆略，也没有真才实学，表面拥护共和，其实是个自由主义分子，从来不择手段，这种人如同兽粪上生长出来的毒菌。实际上，他只是瓦尔特帮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代表而已，一旦他的生活丑闻暴露以后，瓦尔特便不留情面地一脚把他踢开。由财阀操纵报纸，在政界和投机事业上大显身手，这就是《漂亮朋友》所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报界黑幕。拉法格对莫泊桑“敢于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①，表示极大的赞赏。

《漂亮朋友》的尖锐揭露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应，有人攻击莫泊桑在影射某份报纸及其主编。莫泊桑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指出报纸的势力伸展到四面八方，“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切，也可以利用它无所不为”。他并不讳言《法兰西生活报》由一帮政治投机者和掠夺金钱的人所把持，“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就有几份这样的报纸”^②。莫泊桑同好几份报纸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否影射这几份报纸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他对报纸的种种黑幕是了如指掌的，好在他描写的人物是一种典型的概括，同真人真事有很大距离，因而没有引起进一步的麻烦。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二是针对当时法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从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五年，法国公众对殖民地问题十分关注，因为在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和一八八三年，法国政府在非洲和亚洲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于勒·费里对突尼斯的干预最引人注目。费里借口克卢米尔部族在阿尔及利亚东部边境骚扰，而突尼斯政府却给他们提供了栖身处所，于是蓄意挑衅，采取军事行动。紧接着在一八八一年四月一日，他向众议院提出阿尔及利亚的边境问题，要求“惩罚不顺从的居民”，终于迫使突尼斯的贝伊签订了巴尔多条约，将突尼斯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在这些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尖锐的经济问题在起作用。突尼斯的经济情况一直不佳，无法清偿法国的债务。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四年间，两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斡旋活动。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贝伊以法令形式批准了利息为四厘的一亿四千二百五十五万法郎的新借贷。在这期间，巴黎交易所的行情出现极大波动，由此引发的财政投机

① 拉法格《左拉的〈金钱〉》，《文论集》第一四六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② 莫泊桑《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三卷第一六五——一六六页，出版社联盟版，一九八〇年。

异常活跃。这些投机活动与政客、政府成员、参议员或众议员密切相关。例如于勒·费里的兄弟沙尔·费里在法国的埃及银行中拥有股份，而这家银行在突尼斯开设了分号，参与创立了突尼斯的土地信贷，大发横财。又如参议员古安，在西格弗里德银行的支持下制造火车头，参加建设突尼斯的博纳—盖尔玛铁路^①。

莫泊桑对当时的政局十分关注，他在《高卢人报》和《吉尔·布拉斯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远征突尼斯的计划、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敲诈勒索、政治家的贪婪等等，他指出当局打着爱国的旗号进行殖民扩张政策，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诚然，莫泊桑并没有简单地把现实问题搬进小说中。他以摩洛哥来代替突尼斯，但是读者却非常清楚他写的是何处的局势。莫泊桑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法国政府对突尼斯内政的干预，以致将突尼斯变为保护国的行动当作背景来写，而突出这一军事行动跟公债行情涨落所造成的结果。小说描写瓦尔特在报上散布政府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烟幕，大量收购公债，一夜之间赚了三四万法郎；另外他还在铜矿、铁矿和土地交易中捞到了大约一千万。“几天之内，他就成了世界主宰之一，万能的金融寡头之一，比国王的力量还要大。”莫泊桑的描写揭示了资产者利用政治局势大发横财的现象，揭露之深是空前的。司汤达虽然认识到“银行家处于国家的中心，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在圣日耳曼区的位置，银行家就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但他在《吕西安·勒万》中只写到银行家与政治的一般关系，还没有像莫泊桑那样生动而具体地描写金融家利用政治局势激增财产。巴尔扎克在《戈布赛克》、《纽沁根银行》中写过金融家对政局的操纵，但也只是泛泛提及，缺少深入具体的描写。由此看来，《漂亮朋友》有关这方面的描绘，无疑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象，是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发展。

历来的批评家都认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还缺乏深刻性，他的其余五部长篇也有这个缺陷。可是，《漂亮朋友》就其涉及的内容之广，就其揭露政治和金融之间关系的内幕之深，就其对报纸作为党派斗争工具（以及记者如何炮制新闻、利用报道做广告、能自由进出剧院和游乐场所等）抨击之烈而言，明显地突破了莫泊桑不触及重大政治问题和重要社会现象的一贯写法。在思想内容上，《漂亮朋友》完全可以跟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作品相媲美。评论家认为“《漂亮朋友》产生在标志着第三共和国历史特点的投机活动第一个重要时期最辉煌

^① 见《漂亮朋友》序》第十一页，波凯报社版，一九九〇年。

的时刻,堪称是这一时期重大事件所孕育的杰作”^①。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正因为这部小说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所以恩格斯表示要向莫泊桑“脱帽致敬”^②。

小说揭露内容之三在于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这个冒险家不是在东方的殖民地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物,而是不择手段爬上去,在短时期内飞黄腾达,获得巨额财产和令人注目的社会地位的无耻之徒。用莫泊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平,他就像我们每天在巴黎擦肩而过,在现今的各种职业中遇到的那种人”^③。莫泊桑写出了这种人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物的特殊经历和他的性格相结合的产物。杜洛瓦在北非的殖民军里待过,练就了残酷杀人的硬心肠。有一次去抢劫,他和同伴断送了三个乌莱德-阿拉纳部族人的性命,抢到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和一些金子。他在巴黎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还露出一丝残忍而得意的微笑。他觉得自己心里保存着在殖民地肆意妄为的士官的全部本能。同时他又是一个机灵鬼、一个能随机应变的人。残忍而邪恶的经验与他狡黠的个性相结合,在巴黎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便滋生出这样的野心家。

杜洛瓦的如愿以偿,在于他抓住了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在报馆。莫泊桑认为,“他利用报纸,就像一个小偷利用一架梯子那样”^④。如果说,他以自身经历为内容的《非洲服役散记》恰巧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那么待他熟悉了报社业务,便直接参与倒阁阴谋,舞文弄墨,大显神通,成为瓦尔特帮重要的笔杆子,受到了老板的赏识与提拔,当上了“社会新闻栏”的主笔。然而,他在报馆的青云直上还得益于和女人的关系。利用女人发迹是杜洛瓦的第二个、也是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他的本钱是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在女人眼中,他是个“漂亮朋友”。他敏感地发现原政治版主笔、病入膏肓的福雷斯蒂埃的妻子玛德莱娜与政界人物交往频繁,文笔老练,抓住她便可在报馆站稳脚跟,于是他大胆地向她表示,他愿意在她丈夫死后取而代之,他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政治版主笔,

① 安德烈·维亚尔《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三一六页,巴黎尼泽书局,一九七一年。

② 《一八八七年二月二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五八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③ ②《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三卷第一六五——一六六页。

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与此同时，瓦尔特的妻子成了他的情妇，他在瓦尔特身边有了一个人替他说好话。接着，由于倒阁成功，他获得十字勋章，他的姓氏变成了有贵族标记的杜·洛瓦。但当他得知瓦尔特和拉罗舍—马蒂厄发了大财，自己只分得一点残羹以后，顿时勃然大怒，一个计划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他毅然地抛弃了瓦尔特的妻子。随后他侦察到自己妻子的诡秘行动，导演了一场捉奸的闹剧，一下子把拉罗舍—马蒂厄打倒了，又与妻子离了婚。最后，他一步步接近瓦尔特的小女儿苏珊，把她拐跑，威逼瓦尔特夫妇同意他娶苏珊。老奸巨猾的瓦尔特虽然气恼，但头脑是清醒的。他认识到杜洛瓦并非等闲之辈，此人将来一定能当上议员和部长；他感到不如息事宁人，顺从杜洛瓦的意愿。因此不顾妻子的坚决反对，应允了杜洛瓦提出的要求。在杜洛瓦盛大的婚宴上，教士用近乎谄媚的辞句向他祝福：“你们是世间最幸福的人，你们最为富有，也最受尊敬。特别是您，先生，您才华超群，并通过您的道德文章而给芸芸众生以指点 and 启迪，成为民众的引路人。您身上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您要给他们做出表率来……”教士的话代表社会、官方对这个流氓恶棍式的冒险家的成功表示赞许，但从中也透露出作者无情的、辛辣的讽刺与抨击！

杜洛瓦的形象不禁令人想起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的青年野心家吕西安。吕西安是个失败者，因为他缺乏的正是杜洛瓦的无耻和不择手段。同样被美色所迷醉，吕西安却不能自拔，以致被敌人利用，终于身败名裂。而杜洛瓦却能驾驭其上，一旦他的情欲得到满足，即使将情妇抛弃也在所不惜；女人只是他寻欢作乐和向上爬的工具。吕西安将自己对女人的追求公诸于众，而杜洛瓦却在暗地里进行，既大胆又无耻。他同时和几个女人保持通奸关系，更显出他灵魂的卑鄙。当他得知妻子接受了一大笔遗产以后，起先闷闷不乐，随后他厚颜无耻地要分享一半。他对金钱的渴求胃口越来越大，这一点又是吕西安无法比肩的。杜洛瓦看到社会上充斥弱肉强食的现象，上流社会的人物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外交部长拉罗舍—马蒂厄就是一个代表。他于是也奉行这种强盗与伪君子的哲学。必须凌驾一切，就是他的座右铭。小说结尾，他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杜洛瓦无疑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他的寡廉鲜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泊桑把法国文学中常见的“戴绿帽子”的题材与描写资产阶级政客的发迹结合起来，以刻画他们的丑恶灵魂，这是别出心裁的创造。

莫泊桑在《论小说》一文中指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要写出“感情和

情欲是怎样发展的,在各个社会阶层里人是怎样相爱、怎样结仇、怎样斗争的;资产阶级利益、金钱利益、家庭利益、政治利益,是怎样相互交战的”。他在《漂亮朋友》中就是这样描写的。他通过一个冒险家发迹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的复杂现象,《漂亮朋友》不愧为十九世纪末叶法国社会的一幅历史画卷。

莫泊桑同自然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又保持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一方面,他认为艺术家不能把生活平庸地摄取下来,而要对现实作出更全面、更鲜明、更深刻的描画,这种描画要具有诗意,富于感情色彩,或者是欢乐的,或者是忧郁的。他的小说创作确实遵循了上述原则。他塑造的人物多半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与巴尔扎克等作家较为接近,而与左拉有很大不同。他是自然主义小说家之中唯一对文体美怀有最大兴趣的。在遣词造句上,他做到了朴实、简洁、准确,并且一以贯之。但是,他的创作实践同理论阐述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尤其在描绘男女私情上,莫泊桑往往离开了古典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在他笔下出现了过于露骨的描写,他的几部长篇小说特别如此。《漂亮朋友》还算是较有节制的。即使在描写杜洛瓦对女人的无耻追逐时,莫泊桑大体上也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莫泊桑津津乐道和巨细无遗的描写,不免表现出他在男女关系上存在一些观念问题:他对婚姻的否定,随之而来对女性过于轻浮的追逐,不能不反映到小说创作中来。

尽管如此,这仍然不过是白璧微瑕,《漂亮朋友》完全可以列入优秀的外国古典小说之中。

第一部

第一章

乔治·杜洛瓦递给女出纳一枚一百苏的硬币^①，接过对方找回的零钱，他也就迈开大步，向餐馆的门边走了过去。

他相貌英俊，身材修长，又当了两年士官生，更有一种军人的气质。有鉴于此，他不由地挺了挺胸，以军人的熟练动作抚了抚嘴角的那两撇胡髭，同时向那些仍滞留于餐桌用餐的客人迅速地扫了一眼。这像渔网一样撒向四周的目光，正是他这英俊少年所擅长的。

女客们果然已抬起头来，向他这边注视着。其中有三个青年女工，两个随同丈夫前来就餐的女眷，及一位已进入不惑之年的音乐教师。女教师衣履不整，邋里邋遢，身上的衣裙从来都是那样歪歪扭扭，帽子上总也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她们都是这家大众化餐馆的常客。

走到餐馆门外，杜洛瓦停下了脚步，心中在思忖着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今天是六月二十八日，要把这个月过完，他身上只剩下三法郎四十苏了。问题明摆着：剩下的两天，要么只吃晚饭而不吃午饭，要么只吃午饭而不吃晚饭，二者只能择其一。他想，一餐午饭是二十二个苏，而一餐晚饭则要三十苏。如果他只吃午饭，将可省出一法郎二十生丁。用省下的这点钱，他不仅可以在每天的晚餐时分买个夹有香肠的面包来充饥，而且可在大街上喝杯啤酒。须知喝啤酒是他在晚间的一大开销，也是他最难以割舍的一种癖好。这样一想，他也就沿着洛莱特圣母院街的下坡走了下去。

他走在街上，一如当年戎马倥偬、穿着一身骑兵服的时候，不仅胸膛高高挺起，两腿也微微张开，好像刚刚跳下马鞍一样。街上行人如织，他横冲直撞地往前走着，时而碰了一行人的肩头，时而又将另一个挡道的人一把推开。他把头上那顶已经很旧的高筒礼帽往脑袋一边压了压，脚后跟走在石板地上发出嗵嗵的声响。那神气简直像是在同什么人斗

^① 苏，法国辅币名，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因此一百苏也就是五法郎。

气，恰似一个仪表堂堂的大兵，在他忽然告别军旅生涯而回到市井之中后，对周围的一切——行人、房屋乃至整个城市——都感到格格不入。

虽然穿了一套仅值六十法郎的衣装，他那时令人刮目的帅气却依然如故。不错，这种“帅气”，未免有点流于一般，但却是货真价实，没有半点虚假。他身材颀长，体格匀称，稍带红棕的金黄色头发天然卷曲，在头顶中央一分为二。上唇两撇胡髭微微向上翘起，仿佛在鼻翼下方“浮起”一堆泡沫。一对蓝色的眼睛显得分外明亮，但镶嵌在眼眶内的瞳子却很小很小。这副模样，同通俗小说中的“坏人”实在毫无二致。

巴黎的夏夜，天气闷热异常，整个城市像是一间热气蒸腾的浴池。用花岗岩砌成的阴沟口不时溢出阵阵腐臭。设在地下室的伙房，临街窗口刚刚高出地面，从窗口不断飘出的泔水味和残羹剩菜的馊味也令人窒息。

街道两边的门洞里，早已脱去外套的守门人嘴上叼着烟斗，正骑坐在带有草垫的椅子上纳凉。街上行人已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拿在手里，一个个神色疲惫，无精打采。

走到圣母院街尽头的林荫大道后，乔治·杜洛瓦又停了下来，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他很想取道香榭丽舍大街，到布洛涅林苑的树下去凉快凉快，可是心中又激荡着另一种欲望：希望能在不意中交上一个可心的女友。

这艳遇何时方会出现？他不得而知。三个月来，他朝思暮想，无时无刻不在默默期待着。这期间，虽然他凭借其漂亮的面庞和迷人的仪表，已经博得不止一个女人的青睐，但皆不理想，他总希望能找个称心如意的。

因此，他虽然囊空如洗，但心头的欲望却分外炽烈。每当他碰到在街头徜徉的姑娘向他进言：“漂亮的小伙子，去我家坐坐？”，他便热血沸腾，难以自制。但他终究还是不敢贸然前往，因为他身无分文。况且他所企盼的是另一种情味别具、不太庸俗的亲吻。

不过他喜爱光顾妓女出没的场所，如她们常去的舞场、咖啡馆及她们踟蹰待客的街头。他喜欢在她们身边消磨时光，同她们拉扯几句，亲昵地对她们以“你”相称；喜欢闻一闻她们身上那荡人心魄的异香，喜欢在她们身边盘桓终日。因为她们毕竟是女人，即能够让人消魂的女人。他不像那些出身高贵的子弟，对她们有一种天生的蔑视。

他转了个弯，跟着因热浪的裹挟而精神萎靡的人流，向玛德莱纳教堂走了过去。各大咖啡馆全部爆满，不但如此，在强烈耀眼的灯光下，各

咖啡馆门前的人行道上也摆起了一排排桌椅，坐满不耐暑热的客人。在一张张方形或圆形小桌上，客人面前的玻璃杯内盛着的饮料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红的、黄的、绿的以及深褐色的。长颈大肚瓶内，清澈的饮水中漂浮着硕大的圆柱体透明冰块。

杜洛瓦不觉放慢了脚步，因为喉间这时已升起一种干渴之感。

夏日之夜出现的这种干渴，现已弄得他五内沸然，心中不由地想着现在若能有一杯清凉的饮料滋润丹田，该是多么惬意。可是他今晚那怕只要喝上两杯啤酒，明晚再简单不过的面包夹香肠也就吃不上了。每逢月底便如此捉襟见肘，个中滋味他可真是尝够了。

因此他强忍着在心中嘀咕道：“他妈的，这口渴竟是这样地难熬！不过我无论如何也得等到十点钟才到那家叫做‘美洲人’的咖啡馆去喝上一杯。”他不觉又向那些坐在路边小桌旁随意畅饮的客人看了看，一边迈着轻快的步伐，若无其事地从一家家咖啡馆门前走过，一边以目光就客人们的神色和衣着对他们身上会带有多少钱做了一番估量。这样一想，面对那些正悠然自得地坐在那里的客人，一股无名火不禁涌上他的心头：他们的衣兜里一定装着金币和银币，平均算来每人至少有两个路易。而一家咖啡馆至少有上百号客人，加起来就是四千法郎！“这些混蛋！”他低声骂了一句，依旧带着一副倜傥不羁的神情，悠悠晃晃地继续向前走着。要是此时他在哪条街的昏暗角落遇上其中一个，他定会毫不手软地扭断他的脖颈，如同他在部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时对待农民的鸡鸭那样。

这样，他又想起了在非洲的两年军旅生涯，想起了他驻守南部哨卡时如何勒索阿拉伯人的情景。一天，他与几个同伴偷偷逃出哨卡，去乌莱德—阿拉纳部落走了一趟，在那里抢了二十只鸡、两只羊及一些金银财宝，并杀了三个人。同伴们对这次肆无忌惮的放荡行为足足笑了半年之久。现在，一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嘴角又浮起了一丝凶狠而又快乐的微笑。

他们从未被人抓着过，况且也没有人认真查究：阿拉伯人横遭士兵的掠夺，这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

可是巴黎的情况就不同了。腰间挎着刺刀，手上握着短枪，毫无顾忌地抢劫他人的钱财而不受到法律的制裁，能够逍遥自在，这是不可能的了。他感到自己天生有一种下级军官在被征服的国度里为所欲为的狂放禀性，因此对大漠的两年军旅生涯未免有点留恋之情。他未能在那边留下来，实在是一件憾事。然而他之所以回来，还不是为了能够有个

理想的前程？现在呢……他此刻的处境可真是一言难尽！

他把舌头往上颚舔了舔，微微地发出一声咯嗒声，仿佛想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是那样干渴。

四周行人个个疲惫不堪，步履缓慢。他在心里又骂了一句：“这些畜生，别看他们蠢得要命，衣袋里可定会装着钱！”接着便嘴上哼起欢快的小调，又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起来。几位被挤撞的男士回过头来，向他发出低声埋怨，女人们则大声嚷道：“这家伙是怎么啦？竟然如此无礼！”

走过滑稽歌舞剧场，他在“美洲人咖啡馆”门前停了下来，不知道是否现在就应把自己已经决定开销的那杯啤酒喝掉，因为他实在渴得有点受不了了。他没有马上走上前去，而是举目向耸立在街头的明亮大钟看了看：此时才九点一刻。他知道，现在只要有满满一杯啤酒放在他面前，他立刻就会一饮而尽。问题是下面的时间还很长，要是再渴怎么办？

他因而还是快快走开了，心中想道：“我不如姑且走到玛德莱纳教堂再说，然后再慢慢走回来。”

到达歌剧院广场的拐角处，迎面走来一个胖胖的年轻人。他依稀记得此人他似乎在哪儿见过。

他于是跟了上去，一边努力思索，一边不停地嘀咕道：“见鬼！此人我分明认识，怎么就想不起来是在哪儿见过的呢？”

他搜尽枯肠，仍一无所获。不想就在这时，他心中忽然一亮：这不就是当年在骑兵团服役的弗雷斯蒂埃吗？没有想到他现在已是一副大腹便便的样子了。杜洛瓦于是跨上一步，拍了拍他的肩头，向他喊了一声：

“喂，弗雷斯蒂埃！”

对方转过身，直视着他，半晌说道：

“先生叫我，不知有何贵干？”

杜洛瓦笑了起来：

“怎么啦，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我是骑兵六营的乔治·杜洛瓦。”

弗雷斯蒂埃向他伸出两手：

“哎呀，原来是你！过得好吗？”

“很好，你呢？”

“啊，我可不太好。你知道，我的肺部现在相当糟糕，一年之中总有半年咳嗽不止。回巴黎那年，我在布吉瓦尔得了气管炎，四年来一直未能治愈。”

“是吗？不过你看上去倒还不错。”

弗雷斯蒂埃于是挽起他这位旧友的手臂，向他谈了谈自己的病情，包括他如何求医问药，医生们提出了哪些看法和建议。可是鉴于他目前的处境，这些建议他又不便采纳。比如医生劝他去南方过冬，但他走得了吗？须知他现在已经有了妻室，又当了个记者，混得很有点名堂了。

“我现在负责《法兰西生活报》的政治栏目，并为《救国报》采写有关参议院的新闻；此外，隔三岔五还要给《行星报》的文学专栏撰稿。你看，我已经混出个样子来了。”

杜洛瓦带着惊异的目光看着他。他显然变多了，也显得相当成熟了。从他的衣着和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已成为一个老成持重、充满自信的男子汉，而且已显出一副大腹便便的样子，说明平素的饮食很是不错。想当初，他是那样干瘦，完全是个细高条，但为人机灵好动，又常常丢三拉四，成天叽叽喳喳，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在巴黎呆了短短三年，他竟已变了个人，不但身体发福，言谈稳重，鬓角也出现了几许白发，可是他今年还不到二十七岁呢！

弗雷斯蒂埃随后向他问道：

“你此刻要去哪里？”

杜洛瓦答道：

“哪儿也不去，只是在回去睡觉之前随便走走。”

“既然如此，你不妨陪我去《法兰西生活报》走一趟，我有几份校样要看一下，然后我们便去喝杯啤酒，你看怎样？”

“可以，我跟你走。”

他们于是手挽着手，带着今日在同窗学友和在同一团队服役的兵士之间仍可见到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热呼劲，迈开了大步。

“你现在在巴黎做什么？”弗雷斯蒂埃问了一句。

杜洛瓦耸了耸肩：

“不怕你笑话，我现在已到了饿饭的地步。服役期一满，我便想到这儿来……碰碰运气，说得确切一点，来尝尝巴黎的生活滋味。这样，六个月前，我在北方铁路局找了个差事，年薪一千五百法郎，除此之外，什么外快也没有。”

弗雷斯蒂埃叹了一口气：

“天哪，这点钱能够得上什么？”

“说的是呀，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在这里举目无亲，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门路也没有。我连做梦都在想着能找点事做做，可是无人引

荐。”

弗雷斯蒂埃从头到脚向他打量了一眼，那样子简直像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在审视一个外乡来客。接着，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

“老弟，你难道没有看出来，这里一切全靠自己去闯。一个人只要脑子灵活一点，便完全可以当个部长，岂止是区区科长的问题？因此重要的是自己找上门去，而不是求人推荐。像你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找不到比在北方铁路局供职更好的差事呢？”

杜洛瓦答道：

“我哪儿都去了，但处处碰壁。不过最近总算有了个像样的机会，佩勒兰驯马场正需要一名骑术教官，有人推荐我去，每年至少可有三千法郎的收入。”

弗雷斯蒂埃突然停下脚步：

“这一行可不是你干的，你不能去，即使能挣一万法郎你也别去。否则你的前程将会彻底葬送。你现在呆在办公室里，至少不必抛头露面，谁也不认识你。如果你有能耐，随时可以离开，去另寻高就。而一旦当上骑术教官，你也就完了。这同你到一家餐馆去当个领班一样，这种地方巴黎什么样的人都会光顾。你要是给上流社会那些阔佬或其子弟上骑术课，久而久之，他们是不会以平等眼光来看待你的。”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思考片刻后又向他问道：

“中学毕业会考你通过了吗？”

“没有，我考了两次皆未通过。”

“这没关系，不管怎样，该学的课程你都学完了。要是有人同你谈起西塞罗^①或蒂贝尔^②，你能接人家的话茬说上几句吗？”

“可以，大概说上几句总还是可以的。”

“很好。对于这两个人，除了二十来个只知钻故纸堆、毫无生活常识的冬烘先生外，谁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所以，要让人认为你知识渊博，并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自己的无知别让人当场识破。要是碰上什么难题或自己所不了解的，要善于用点心计，设法绕开。而对于别人，则应借助字典旁证博引，把他难住。别以为人家有多强，其实人人都蠢得要命，知识少得可怜。”

① 西塞罗(公元前一〇六—前四三)，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杰出演说家。

② 蒂贝尔，公元前四二年至公元三七年的古罗马皇帝。